

§ 萬人孤軍大撤退(4)/暴風雪



亞美尼亞高原位於今天的亞美尼亞、土耳其東部、伊朗西北部、亞塞拜然西部部分地區、喬治亞南部部分地區，平均海拔約 1,500~2,500 公尺，有些山峰超過 4,000 公尺。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亞拉臘山（Mount Ararat），海拔約 5,137 公尺，也是《聖經》中挪亞方舟停泊的傳說所在地。

幼發拉底河（Euphrates）、底格里斯河（Tigris）、阿拉斯河（Aras）皆發源於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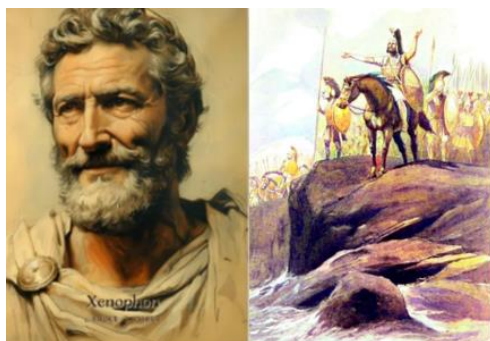
§ 01 雪國之門

卡杜奇亞的群山，終於被拋在身後。

當最後一名希臘士兵翻過山口時，所有人都不由自主回頭望了一眼。

那七天七夜的血戰，彷彿仍殘留在每個人的眼中。

山坡間散落著折斷的長矛、破碎的盾牌，以及無數再也回不了故鄉的同袍。



色諾芬站在隊伍最前方，默默摘下頭盔，向身後的群山低頭致意。

「願眾神保佑你們。」

說完，他重新戴上頭盔，揮手下令。

「繼續前進！」

萬人大軍再次啟程。

然而，所有人很快便發現，眼前的世界已經完全不同。

山勢漸漸開闊，森林愈來愈稀疏，取而代之的是一望無際的高原。

遠方群山覆滿皚皚白雪，寒風自北方呼嘯而來，吹得軍旗獵獵作響。

一名年輕士兵忍不住縮了縮肩膀。

「怎麼突然這麼冷？」

老兵苦笑一聲。

「孩子，這裡已經是亞美尼亞高原了。」

天空灰濛濛的。

沒多久，第一片雪花悄悄落下，接著是第二片、第三片……

不到半個時辰，漫天飛雪便籠罩整支大軍。

有人伸手接住雪花，露出驚奇的神情。

「真漂亮。」

另一名老兵卻沉聲說道：

「現在覺得漂亮，再過幾天，你就笑不出來了。」

隊伍繼續向北。

寒風越來越猛烈。

積雪開始覆蓋道路，腳下變得濕滑難行。

士兵們背負著沉重的盾牌與長矛，每走一步，都要耗費比平日更多的力氣。

中午時分，風勢更加猛烈。

刺骨的寒風像刀子一般，不停割在每個人的臉上。

不少士兵已經凍得嘴唇發紫。

有人不停搓著雙手，有人將披風緊緊裹住身體。

可是寒氣依舊無孔不入。

色諾芬回頭望著隊伍。

他知道，眼前沒有波斯軍，也沒有卡杜奇亞人的箭雨。

但是，他心裡十分清楚，真正的敵人，已經到了。

就在這時，前方斥候策馬奔回。

「將軍！前方發現村落！」

士兵們精神一振。

大家以為終於可以補充糧食。

可是斥候接著說：

「村子裡一個人也沒有。」

色諾芬立即率領幾名軍官前去查看。

整座村落靜得出奇，木門半開，火爐早已熄滅。

羊圈空空如也，倉庫裡也沒有半袋糧食。

顯然，村民早已得到消息，帶著家人和牲畜逃往更北方的山區。

一名士兵失望地說：

「連一塊麵包都沒有……」

另一人望著空蕩蕩的村莊，低聲嘆息：

「他們怕我們。」

色諾芬沒有責怪那些逃走的居民。

如果是一萬名陌生武裝士兵突然出現在自己家門前，他也會做出相同的選擇。

他只是平靜地下令：

「不得焚燒房屋，不得濫殺百姓。」

「我們只是借道回家，不是來征服亞美尼亞。」

眾人默默點頭。

黃昏時分，風雪愈來愈大。

整支軍隊只能在一處山坡背風處紮營。

士兵們冒著寒風生火，卻發現潮濕的木柴根本點不著。

濃煙四起，微弱的火光在風中不停搖曳。

晚餐依舊只有乾硬的大麥餅，再配上一點冰冷的雪水。

營地裡，再也沒有卡杜奇亞戰勝後短暫的輕鬆。

每個人都沉默地坐在火堆旁。

有人望著遠方漫天飛雪，有人默默擦拭武器。

有人將家人的名字刻在盾牌內側。

色諾芬獨自走上山坡。

北方，一片白茫茫的雪原延伸至天際，他緩緩吐出一口白霧。

低聲自語：

「卡杜奇亞，我們靠勇氣走了出來。」

「可是這片雪國…恐怕不是靠勇氣就能征服。」

寒風呼嘯而過，漫天雪花吞沒了遠方的道路。

§ 暴風雪

黎明未至，寒風已先吹醒了整座營地。

號角聲劃破雪原，萬人大軍重新整隊出發。

然而，昨天還只是薄薄一層積雪，一夜之間竟已沒過腳踝。

越往北走，積雪越深。

到了中午，不少地方已深及膝蓋，每跨出一步，都像拖著千斤重物。

天空灰白一片，太陽消失了，天地之間，只剩漫天飛舞的雪花。

一名士兵抬起頭，苦笑著說：

「到底是天上下雪，還是我們走進了雲裡？」

沒有人回答。

因為所有人都在低著頭，咬牙向前。

每一次呼吸，都像吸進一把冰冷的刀子，每一次吐氣，都化成一團白霧。

不久，狂風突然襲來。

呼——

風雪瞬間化作白色巨浪，迎面撲向整支軍隊。

前面的隊伍一下子消失了。

後面的士兵只能看見前方同伴模糊的背影。

「保持隊形！」

色諾芬的聲音在風雪中傳來。

「盾牌不要放下！不要離開前面的人！」

可是，狂風很快便吞沒了他的聲音。

有人踩空跌進雪坑，有人被強風吹得站立不穩。

還有人與隊伍失散，只剩一個模糊的人影，在白茫茫的雪原中愈走愈遠。

色諾芬立刻命令幾名軍官帶人搜尋。

所幸，大部分人都被及時找了回來，但每個人的臉色都更加凝重。

就在這時，一名老兵忽然停下腳步。

他坐在雪地上，大口喘著氣。

身旁的同伴急忙伸手拉他。

「起來！」

老兵搖了搖頭。

「讓我……休息一下……」

他的聲音越來越小，臉上竟浮現一絲奇怪的笑容。

「真暖和……」

同伴一愣。暖和？

明明四周冷得刺骨。

色諾芬快步走了過來，看見那名老兵雙眼漸漸閉上，立刻臉色一變。

「不准睡！」

他一把抓住老兵的肩膀，用力將他拉起來。

老兵卻不停掙扎。

「別拉我……我真的……很想睡……」

色諾芬毫不猶豫，重重甩了他一巴掌。

啪！

清脆的聲音，在風雪中格外響亮。

老兵愣了一下，終於恢復幾分神智。

色諾芬望向四周，高聲喊道：

「所有人聽著！誰坐下，就把他拖起來！」

「誰睡著，就叫醒他！」

「今天睡在雪地上的人，明天就再也回不了家！」

這番話很快傳遍整支軍隊。

從此，每當有人腳步開始搖晃，旁邊的同伴便立刻伸手扶住。

有人背起受傷的戰友，有人拉著年輕士兵的手。

有人甚至把自己的披風分給身旁快要凍僵的人。

沒有人願意放棄任何一位同袍。

下午，風勢終於稍稍減弱。

然而新的困難卻接踵而來。

前方傳來一陣悲鳴。

數匹馱馬倒在雪地裡，再也站不起來。

牠們一路馱著糧食、武器和帳篷，早已筋疲力盡。

士兵們想拉牠們起身，可是牠們只是喘著粗氣，最後緩緩閉上雙眼。

色諾芬沉默片刻，只能下令：

「把能帶走的物資全部卸下。其餘……放棄。」

士兵們默默搬運糧袋。

有人忍不住回頭，看著那些陪伴自己數月的馱獸，眼中滿是不捨。

夕陽沒有出現，天空依然是一片灰白。

整支軍隊又只前進了短短十餘里。

夜晚降臨時，所有人幾乎累得站不起來。

火堆終於升起。

可是許多人的手指已經凍得失去知覺，連握住木碗都不停顫抖。

一名年輕士兵望著自己的雙手，驚恐地說：

「我……我感覺不到它們了……」

軍醫走了過來，看了看他的手掌。

「別放進火裡，慢慢揉，慢慢恢復，太快受熱，反而會傷得更重。」

士兵點點頭，強忍著疼痛，輕輕搓揉雙手。

色諾芬坐在火堆旁，望著眼前這一張張疲憊的面孔。

他知道，今天沒有一場戰鬥。

沒有一支敵軍。

然而，全軍付出的代價，絲毫不亞於卡杜奇亞山中的任何一天。

他抬起頭，看向被風雪吞沒的北方。

心中只有一個信念。

只要再撐一天，只要所有人都還活著，回家的路，就還沒有斷絕。

§ 冰雪中求生

暴風雪並沒有停。

第二天清晨，當號角響起時，營地早已被厚厚的白雪掩埋。

士兵們花了許久時間，才從雪堆裡挖出盾牌、長矛和糧袋。

有人苦笑道：

「昨晚睡覺時，我還以為自己被埋進墳墓了。」

身旁的老兵拍拍他的肩膀。

「能自己爬出來，就表示你還活著。」

一句平淡的話，卻讓眾人沉默了。

這幾天，死亡離每個人都太近了。

隊伍再次啟程。

風雪依舊，天空始終是一片鉛灰。

色諾芬不斷派出前鋒，用長矛探測積雪深淺，以免有人一腳踩進雪坑或冰縫。

即便如此，仍有人跌倒。

一名年輕士兵雙腿陷入積雪，怎麼也拔不起來。

兩名同伴立刻衝上前，一左一右將他拉了出來。

另一頭，一匹騾子踩上冰面，忽然滑倒，連同背上的糧袋一起滾下山坡。

幾名士兵立刻追了下去。

半個時辰後，他們終於把糧袋扛了回來。

至於那匹騾子，早已跌落谷底，不見蹤影。

一位老兵望著山谷，低聲說道：

「願眾神帶牠回家。」

沒有人笑。

因為所有人都知道，若剛才掉下去的是人，結局也不會有任何不同。

中午時分，雪終於稍微停了一會兒。

色諾芬立即下令全軍休息。

士兵們圍成一圈，開始生火，可是四周除了積雪，幾乎沒有乾燥的木柴。

有人跑了好幾里，只找到幾根枯枝。

有人拆下折斷的長矛桿。

有人甚至將破損的盾牌木框劈開，當作柴火。

一點點火苗終於燃起，所有人都伸出雙手，小心翼翼靠近火光。

沒有人敢靠得太近。

因為軍醫早已提醒過他們，凍僵的手腳若突然受熱，很可能會劇痛難忍，甚至造成更嚴重的傷害。

大家只能慢慢暖著雙手。

一點一點，把生命重新喚回身體。

就在這時，一陣香味飄了過來。

原來幾名士兵將最後剩下的大麥磨碎，加進雪水，煮成了一鍋稀薄的熱粥。

雖然幾乎沒有味道，但當第一口熱粥滑入喉嚨時，許多人竟忍不住紅了眼眶。

有人輕聲說：

「我已經忘記熱的東西是什麼滋味了。」

大家互相望了望，不約而同笑了。

那是一種苦澀卻真誠的笑容。

下午，隊伍再次出發。

忽然，前方傳來一陣騷動。

一名老兵背著另一位傷兵，步履蹣跚地走在隊伍最後。

有人上前說：

「把他放下吧。」

老兵搖了搖頭。

「他昨天救過我，今天，換我背他。」

又有人說：

「再背下去，你們兩個都走不了。」

老兵只是喘著粗氣，沒有回答。

一步、又一步。

每一步，都深深踩進雪地。

旁邊幾名士兵默默走了過來。

有人接過傷兵的盾牌，有人替老兵扛起長矛，有人扶住他的肩膀。

沒有命令，沒有豪言壯語，只是默默同行。

色諾芬遠遠望著这一幕，眼神微微一動。

他忽然明白，真正支撐這支軍隊走到今天的，不只是紀律。

而是每一個人，都不願意丟下自己的同袍。

傍晚時分，風雪再次降臨。

就在大家準備紮營時，前鋒忽然策馬奔回。

「將軍！前方發現炊煙！」

所有人精神一振。

色諾芬立刻站起身。

「有村落？」

斥候點點頭。

「就在前面的山谷。」

色諾芬望向遠方。

白茫茫的雪幕中，果然隱約升起幾縷淡淡的青煙。

他的臉上，終於露出多日來第一絲笑意。

「也許……今晚，我們終於能睡在有屋頂的地方了。」

萬人大軍重新整隊，迎著風雪，向那片升起炊煙的山谷緩緩前進。

然而，他們不知道，那座山谷等待著他們的，將是一個從未見過的奇異世界。

§ 地下村落

暮色低垂。漫天飛雪中，那幾縷炊煙越來越清楚。

萬人大軍拖著疲憊的腳步，終於來到山谷入口。

可是，眼前卻沒有任何村莊。

沒有木屋，沒有圍牆，更沒有街道，只有一片被白雪覆蓋的平原。

前鋒軍官疑惑地說：

「奇怪，炊煙明明就在這裡。」

眾人四下張望，卻始終找不到房屋。

就在這時，一名士兵忽然驚叫一聲。

「將軍！這裡有洞口！」

大家急忙圍了過去。

只見積雪之間，露出一個方形入口，四周以石塊砌成，一道木梯直通地下。

入口旁還飄出陣陣暖氣。

色諾芬望著洞口，沉思片刻。

「我先下去。」

他帶著幾名親兵，小心翼翼沿著木梯走下。

越往下走，空氣越暖，沒多久，一幅令人驚訝的景象出現在眼前。

地下竟是一間寬闊的屋舍。

中央燃著熊熊火爐，四周擺放著木桌、木床。角落堆滿了大麥、乾草和陶罐。

另一側還圈養著牛、羊和山羊。

屋內甚至飄著新鮮麵包與熱湯的香氣。

一名親兵忍不住驚呼：

「原來……他們把家蓋在地下！」

色諾芬輕輕點頭，他立刻明白了。

亞美尼亞的冬天太過寒冷。

地下住宅不但可以抵擋寒風，也能利用泥土保存溫度。

這正是當地人世世代代累積下來的智慧。

然而，屋內空無一人，主人早已逃離，只剩下幾隻牲畜發出低沉的叫聲。

色諾芬走到火爐前，伸出雙手感受久違的溫暖。

然後轉身下令：

「通知全軍，今晚在這裡休息。」

「任何人不得任意破壞房舍，更不得搶掠財物。」

「我們留下足夠的交換物，等主人回來。」

幾名軍官同時點頭。

他們知道，這不是一座敵人的堡壘。

而是一戶普通人家的住所。

不久之後，一隊又一隊士兵陸續走進地下屋。

原本凍得發紫的臉龐，終於恢復了一絲血色。

有人坐在火爐旁，久久不願起身。

有人望著跳動的火焰，竟激動得說不出話。

一名老兵輕聲說：

「我還以為……這輩子再也看不到真正的火了。」

旁邊的人只是笑了笑，把一碗熱湯遞到他的手中。

熱氣緩緩升起，所有人都貪婪地吸了一口。

這一碗普通的熱湯，此刻卻比任何珍饈佳餚都更加珍貴。

就在大家準備用餐時，一名士兵忽然發現角落放著幾口巨大的陶缸。

缸裡散發出濃濃酒香。

「是酒！」

眾人立刻圍了過去。

可是奇怪的是，酒缸裡沒有酒勺，只有一根根細長的蘆葦桿插在酒面上。

一名年輕士兵抓了抓頭。

「這……怎麼喝？」

就在眾人面面相覷時，一位年長的亞美尼亞俘虜，小心翼翼比了個手勢。

他拿起蘆葦桿，放到嘴邊輕輕一吸，甘甜的酒液立刻順著蘆葦流入口中。

眾人恍然大悟。

一名士兵迫不及待照著學。

下一刻，他猛地咳了起來。

「咳……咳……這酒怎麼這麼烈！」

地下屋裡頓時響起久違的笑聲。

另一名士兵喝了一大口，不一會兒，整張臉漲得通紅。

「哈哈！這比雅典的酒還厲害！」

連日來籠罩在軍中的沉重氣氛，終於因這陣笑聲而消散了一些。

色諾芬望著眼前的一切，也露出淡淡笑容。

但他沒有喝酒。

他知道，前面的路還很長。

夜深了。

屋外寒風依舊呼嘯，風雪拍打著地面的入口。

然而地下屋內，火焰溫暖地燃燒著。

士兵們終於能夠脫下濕透的披風，把凍僵的雙腳靠近火爐，一夜安睡。

色諾芬靠在石牆旁，靜靜望著熟睡的士兵。

短短幾天，他們經歷了卡杜奇亞的箭雨，又熬過亞美尼亞的暴風雪。

如今，這座陌生民族的地下屋，竟成了他們最溫暖的避風港。

他望向北方，低聲自語：

「只要還有人願意守護自己的家園，就還有希望。」

火光微微搖曳，屋外，風雪依然沒有停息。

而在更北方，等待萬人軍的，仍是漫長而未知的歸鄉之路。

§ 雪原追兵

翌日清晨，風雪漸歇。

當第一道曙光灑落雪原時，萬人大軍再次踏上北行之路。

離開地下村落前，色諾芬特地命人將沒有吃完的大麥、幾塊銀幣與一些布匹整齊放在屋內木桌上。

一名軍官不解地問：

「將軍，主人早就逃走了，何必留下這些？」

色諾芬望著仍在燃燒的火爐，平靜地回答：

「我們只是借宿，不是盜賊。若有一天，他們回到家，至少知道希臘人並非只會帶來戰爭。」

眾人默默點頭。這一刻，沒有人再說話。

隊伍繼續向北。

經過一夜休息，士兵們恢復了不少體力。

然而，積雪依舊深厚，高原上的寒風仍不停吹拂。

遠方群山宛如一堵堵白色城牆，阻擋著歸鄉之路。

走了約莫半天，前鋒忽然停下腳步。

山脊上，出現幾個黑點。

接著。十幾個、幾十個。

最後，一百多名騎兵緩緩現身。

他們身披厚重皮袍，騎著耐寒的矮馬，手持長矛與弓箭，靜靜站在雪嶺上。

色諾芬舉起手，整支隊伍立刻停止前進。

軍官低聲說：

「是波斯騎兵。」

另一人補充：

「應該是亞美尼亞總督派來監視我們的。」

雙方相隔數百步，誰也沒有率先攻擊。

寒風吹過雪原，只剩旗幟獵獵作響。

波斯騎兵開始沿著山脊緩緩移動，他們始終與希臘軍保持距離。

既不逼近，也不離開。

一名年輕士兵忍不住問：

「他們為什麼不進攻？」

色諾芬望著遠方，淡淡說道：

「因為他們知道，平原上的重裝步兵，不是騎兵輕易能擊潰的。」

「他們在等。等我們露出破綻。」

午後。

破綻終於出現，一支搬運糧草的小隊落在隊伍後方。

山坡上的波斯騎兵立刻俯衝而下。

箭矢破空而來。

兩名希臘士兵應聲倒地。

就在騎兵準備奪取糧袋時，色諾芬早已下令。

「盾牆！」

數十名重裝步兵立即轉身，一面面圓盾迅速相連。

宛如一堵青銅城牆。

叮！叮！叮！

箭矢撞擊盾牌，火星四濺。

波斯騎兵繞著盾牆奔馳，卻始終找不到突破口。

就在此時，色諾芬大喝一聲：

「前進！」

盾牆忽然向前推進，長矛一支支從盾牌縫隙伸出。

波斯騎兵急忙勒馬。

一匹戰馬來不及轉向，被長矛刺中，翻倒在雪地。

其他騎兵見勢不妙，立即掉頭撤退，不到片刻，又退回山脊之上。

一名年輕軍官興奮地說：

「他們逃了！」

色諾芬卻搖了搖頭。

「沒有，他們只是回去等下一次機會。」

果然。接下來三天。

這些騎兵始終如影隨形。

時而出現在左側山坡，時而現身右方雪嶺，有時射出幾十支箭便迅速離去。

有時只是遠遠望著希臘軍，一動也不動。

他們像飢餓的狼群。

不停尋找落單的人，尋找疲憊的牲口，尋找任何可以下手的機會。

色諾芬也改變了行軍方式。

他將傷兵集中在隊伍中央，糧車放在盾牆保護之內。

前鋒、後衛與兩翼都增加警戒。

即使在休息時，也安排士兵輪流站崗。

因此，波斯騎兵雖然一路尾隨，卻始終無法重創萬人軍。

第四天傍晚，天空終於放晴。

遠方雪山被夕陽染成一片金紅。

而那些尾隨多日的波斯騎兵，也慢慢消失在群山之後。

色諾芬知道。

他們並不是放棄了，而是眼前的希臘軍，已經不再是一支潰逃的傭兵。

而是一支歷經卡杜奇亞血戰、熬過亞美尼亞暴雪，紀律依舊森嚴的軍隊。

他望著北方群山，深深吸了一口冰冷的空氣。

「真正的考驗，還沒有結束。但回家的路，又近了一步。」

§ 希望之光

離開地下村落後，又過了數日。

暴風雪終於漸漸遠去，天空不再終日陰沉。

久違的陽光穿過雲層，灑落在銀白色的大地上。

整座亞美尼亞高原，像披上一層耀眼的銀甲。

不少士兵停下腳步，望著眼前的景色。

這是他們進入高原以來，第一次真正看見藍天。

有人忍不住深深吸了一口氣。

「原來……太陽還在。」

隊伍中傳來一陣輕笑。

這笑聲很輕，卻充滿劫後餘生的欣慰。

經過連日跋涉，眾人的腳步依然沉重。

然而，每個人的眼神，已不像初入高原時那般黯淡。

他們學會了如何在雪地行走。

學會了如何保護同伴，也學會了如何與這片冰雪大地共存。

色諾芬望著士兵們，心中明白。

真正改變的，不只是環境，而是這支軍隊。

它早已不是庫那克薩戰場上那支只懂衝鋒陷陣的傭兵。

如今，他們已成為一群共同面對生死、彼此扶持的同胞。

下午，一隊斥候快馬奔回。

「將軍！前方山口可以通行！」

色諾芬立刻率領軍官登上一處高坡。

只見北方群山之間，出現一道狹長的山谷。

那裡沒有厚重積雪，遠方甚至隱約可見深綠色的森林。

一位熟悉地形的嚮導激動地說：

「將軍！穿過那片山區，就離黑海更近了！」

黑海。

這兩個字，像一道火焰，瞬間點燃所有人的心。

一名士兵忍不住問：

「真的嗎？」

另一名老兵笑了。

「還早，但至少，我們不是一直走向死亡。」

那天晚上，營火燒得格外旺。

士兵們圍坐在火堆旁，不再只是談論今天凍死了幾匹騾子，或剩下多少糧食。

有人開始說起故鄉。

有人想起雅典港口的海風，有人想起斯巴達山谷的田野，有人想起愛奧尼亞海岸潔白的浪花。

甚至有人笑著說：

「等我回去，一定先喝一大缸葡萄酒。」

旁邊立刻有人接話：

「記得別用蘆葦喝！」

眾人哄堂大笑。

這笑聲，比前幾日更加自然，也更加響亮。

色諾芬靜靜坐在一旁。

沒有打斷他們。因為他知道，希望，有時比糧食更重要。

夜深了，群星重新布滿天空。

色諾芬獨自走到營地外。

他抬頭望著北方。

寒風依舊刺骨，可是他的心，卻比任何時候都更加堅定。

從庫那克薩平原開始。

他們失去了統帥，失去了同伴。

走過亞述廢墟，渡過大札布河，血戰卡杜奇亞，熬過亞美尼亞的冰雪。

如今，他們終於穿越了這片死亡高原。

他相信。

只要再堅持下去，終有一天。

每一位士兵，都能再看見故鄉的大海。

色諾芬緩緩握緊手中的長杖。

目光望向北方連綿不絕的山脈。

他低聲說道：

「諸位，我們已經戰勝了波斯人的刀劍。也戰勝了冰雪與寒風。」

「前面等待我們的，也許仍有敵人。」

「但我相信，黑海已經不遠了。」

他轉身走向營地。

身後，一輪明月緩緩升起，照耀著銀白色的亞美尼亞高原。



而在北方更遙遠的群山之外，一座名叫特拉佩祖斯（Trapezus）的希臘殖民城市，正靜靜等待著這支歷盡千辛萬苦的萬人軍。

那裡，將迎來長征記中最激動人心的一刻。

「海啊！海啊！」（Θάλαττα !

Θάλαττα !）

後記：

特拉佩祖斯(Trapezus 今土耳其 Trabzon)：萬人軍第一個抵達的希臘殖民城市。